

论 文 学

阿·托尔斯泰著

程代熙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目 次

天蓝色的斗篷(戏剧漫谈)	1
文学的任务(文学札记)	11
谈谈读者(代序)	23
拖拉机代替了月亮	30
苏联的艺术应该是伟大的	34
戏剧创作竞赛	40
批评家应该是艺术的朋友	47
马克思主义丰富了艺术	49
作家与戏剧	52
思想、思维、形象所引起的喜悦	56
回到本题上来	62
论戏剧创作(向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作的报告)	64
伟大的小说家	100
论创作自由	106
走到大道上来	115
需要更大的创造性的胆识	120
谈谈未来的艺术	128
在导演人员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	131
亚美尼亚人民的伟大史诗	138
康·尤·莱蒙托夫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46

阿卡基·采烈杰里(为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而作)	151
什么是小小说	158
儿童读物	161
〔论马·高尔基的剧本《在底层》〕	172
早期的高尔基	175
在红场追悼大会上的讲演词	185
人们都应该照这个样子来改造自己	188
高尔基万岁!	191
给弗·巴·波隆斯基的一封信	195
我们怎样写作	202
〔谈谈俱乐部的业余演出〕	218
十月革命给了我一切	224
谈谈应该如何表达思想	227
答《青年一代》杂志编者问	231
向工人作家谈谈我的创作经验	243
谈谈我编写电影剧本的经验	254
谈谈影片《彼得大帝》	259
〔给一个初学写作者的信〕	261
致青年作家	264
三部曲《苦难的历程》是怎样写成的	274
语言即思维(摘自作者的一次讲话)	277
我的小传	288
译后记	303

天蓝色的斗篷*

——戏剧漫谈

一个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作家告诉我说：戏剧不是艺术，而是冒牌艺术，是消遣的玩意儿；又说，当他看到哈姆雷特的大脚和颤抖的大腿时，就要替莎士比亚叫屈。

“什么才是艺术呢？”我问他道。

“我想这样说：艺术是对生活的一种理想的描绘，这种描绘能使人产生一种对理想事物，亦即对美、精神的纯洁和善所怀的强烈愿望。”

“戏剧不正是这样在影响着您吗？”

“不是。”

“我认识一个失去听觉的人，他就不喜欢音乐。如果大胆一些说，他简直否认音乐是一门艺术。”

“也许我是一个没有戏剧感的人，”他说道，“但是，我认为，戏剧是粗糙的东西。戏剧领域中的任何一个艺术部门，独立起来看，它的影响都要比戏剧有力和深刻。”

“是的，我同意。用不着到戏院里去听剧本朗诵，去听演员的朗诵，或者去观赏写生图画。戏剧不是文学，不是朗诵，也不

* 本文作于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当时作者尚在国外，最初发表于何处已不可考。

是什么写生图画。这一切不过全是些陪衬。戏剧是对真实的一种群众性的和共同的感受，戏剧就是通过整个观众厅和舞台上的人们来表现对真实的一致的、共同的感情。

当然，对戏剧的这种说法未免太一般化了。在革命群众大会上也能够有对真实的共同感受。

说得更确切些吧：

在群众大会上听演说家讲演的人们是在感受一种刚刚发现的真实。这种感受就在于对旧的、虚伪的真实的憎恨，在于对新的真实的发狂的热爱。

坐在戏院里看戏的人们则是在感受一种明摆着的虚构。这种感受在于把虚构变成真实，也就是变成一种自我创造。

可见，戏剧的本质就是大家一起、创造性地把虚构变为真实。

有一次，我的一个剧本在彼得堡遭到失败^①。我连套鞋也顾不上穿，手杖也没有拿就从剧院里跑了出来。当时我真是感到十分难为情，羞得面红耳赤。好象我的文学生涯就这样完结了似的。我决定到银行里去当一名小职员。

几天过去了。在同人们见面的时候，发现并没有人唾弃我，也没有人耻笑我。于是我这样想：这还不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也许我羞愧得太过分了。最后，我不禁这样推论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写了一个失败的剧本，

① 阿·托尔斯泰在这里提到的他的失败，显然是指他的剧本《花炮》在彼得堡萨布罗夫剧院的一次失败的演出。该剧第一次演出的日期是一九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演员们作了一次蹩脚的演出，观众没有拍手叫好，挨了报纸的一顿臭骂，如是而已。

这时正好碰上斯特拉姆波尔火山爆发。“你看，”我跟朋友们说，“这才是一场大灾大难，至于说到戏剧上的失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我在这样说和这样想的时候，我是在撒谎。

戏剧的失败，不是算不得什么，也不单单是一种不愉快，而是一种恶行。因为由于作者、演出者或观众的罪过就会把我们称之为戏剧的这种东西败坏无遗，就会使它回复到原始的紊乱状态里去。

因为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并非什么永远存在和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在晚上的那短短几个钟头里不断生长、不断发生着的东西。

在外部形式上是浑厚的，在表现力上是雄伟的戏剧，却是异常脆弱的。戏剧就是演出时在观众厅里产生出来的一股魔力。这股魔力只消一句谎言就可以把它吓跑，把它破坏。

因此，在戏剧里，也就如同在那一切都是美的，但却又是脆弱的和转眼即逝的事物里一样，永远包含着巨大的痛苦。

戏剧的基础就是观众、作者和演出者（演员、导演和布景设计人员）这三种人在同一瞬间发挥出来的创造意志。

后两种人，即作者和演出者的意志是起作用的和顽强的，而观众的意志则是不起作用的但却是固执的。只有当这三种人的意志浑然成一体时，戏剧才开始存在。在戏剧演出中，当这三种人的意志毫无对立地完全融合在一起时，就会出现戏剧的奇

迹。

戏剧的奇迹就是拿着望远镜和说明书坐在第十一排位子上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所发生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这样发生的：

一个阴沉沉的日子，神情忧郁的居民伊凡·伊凡诺维奇，在报纸上看到一家戏院正在上演一出名剧，于是就花三个卢布买了一张十一排的票。

我先声明一下：剧本的确写得非常好，演得也十分出色。

事前，伊凡·伊凡诺维奇根本没有去想戏剧这种事，可是，当拿到票子的时候，他却警惕起来，而且事先就对戏剧抱着几分敌意。

“我是知道你们的，”他暗忖道，“来消遣消遣吧，不然，这整个晚上你会感到烦闷无聊的。可是，我决不会白白地拿三个卢布来糟蹋的。”

伊凡·伊凡诺维奇套上一条干净的领子，在口袋里揣上一只望远镜，就直奔戏院而去，并在第十一排的一个位子上坐下来。但是，当他一落坐，就跟拿着说明书走到他跟前的一位小姐生起气来。

“我知道，全都知道，我已经看过了，”他说，可还是很不耐烦地从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二十戈比的银币买了一份说明书。

伊凡·伊凡诺维奇环顾了一下四周。左右坐着的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在暗淡的灯光下看起来，他们的衣服上好象都落满了尘土。真叫人不称心。脚底下不知从哪儿刮来一阵过堂风。在伊凡·伊凡诺维奇的前排，坐着一个胖太太，她总是一刻不停地扭来扭去。她的脑袋刚好挡住他的视线，使他根本看不见舞台。伊凡·伊凡诺维奇心里暗暗地骂了她一句臭妖精，又想他

准会得伤风。

这时，舞台上突然亮起一道柔和的白光，照在下面的幕布上。锣声一起，幕布就悄悄地分开，它底下的穗子还把舞台上的尘土扫了起来。

在一间用厚麻布胡乱地涂抹起来的房间里（窗外，太阳发出沙沙的声响，还有一片淡紫色的灌木丛，天幕上的褶子也在不停地颤动），几个化了妆的人开始交谈了起来。

这几个人的脸上都贴着胡子，眼睛也涂上一层黑黑的油彩，叫人看起来好象是玻璃球一样。这个房间其实只有三片墙，可是这几个化了妆的人却俨然觉得有四片墙，并且一个个还那样自然地、毫不在乎地面对那几片假想的墙壁，坐着谈话。

唉，这一切是多么的笨拙和做作啊！伊凡·伊凡诺维奇冷笑了一声。但是，无论如何他也不能白白地糟蹋三个卢布。他必须弄清楚他们那儿所发生的事情。于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就开始听了下去。

伊凡·伊凡诺维奇让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软椅上看戏。“可不是，”他暗忖道，“看起来，那个医生还不曾疑心到这个穿条纹裤子的人就是他老婆的情夫哩。”

糟了。伊凡·伊凡诺维奇上钩了，被钓上去了。现在，那些化了妆的人还要一步跟着一步地去感化他，哄他，骗他，赤手空拳地去俘掳他，而且还打算作弄他一番：让伊凡·伊凡诺维奇抹鼻涕，揉眼睛，还想让他放声大笑。然而，这还只不过是戏剧的魔法，并不是奇迹。奇迹还在后头。

这种魔法就在于，使伊凡·伊凡诺维奇产生出另一种节奏。而且，舞台上的这种节奏胜过伊凡·伊凡诺维奇日常生活的那种节奏许多倍。

伊凡·伊凡诺维奇现在必须竖起耳朵，伸着脖子听下去，连一秒钟的小差都不能开，否则，他就会落后，会摸不着边际，那样，他的三个卢布就算白花了。

可是在舞台上，生活就象旋风似的飞驰而过。不是吗：在两个半小时里得体验整整一场人生戏剧，经历许多年代的生活，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这样的生活里，一切都与飞速变化着的真正的生活一样：有喜悦，有灾祸，有幸福，有欢乐，也有悲伤。

伊凡·伊凡诺维奇被台词、热情、色彩和音乐迷住了。他为这些所诱惑，所激动，他的心脏的跳动比平时要快一百倍。伊凡·伊凡诺维奇甚至感觉不到他是坐在椅子上。

奇迹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伊凡·伊凡诺维奇现在变得跟在这三片用亚麻布搭起来的墙壁之间，创造出了这般火热的、高尚的，而且几乎是神仙似的生活的天才一样了。现在，伊凡·伊凡诺维奇自己也变成一个天才了。他是一个创造者，他的心灵发出绚丽夺目的光辉，他的血液在沸腾，他的头上出现了两道先知摩西式的光环。

戏剧已经不是虚构，不是做假，也不是骗人的把戏了。戏剧就是最崇高的对人的爱。

幕落了。戏演完了。奇妙的生活也结束了。伊凡·伊凡诺维奇随着人群匆匆地走上大街。外面正飞着湿润的雪花。街灯发出沙沙的声响。伊凡·伊凡诺维奇于是拉起领子，跳上一辆马车返回沙滩。

他的内心安详而宁静。今天他花了三个卢布让人家给他作了一次非常舒适的精神按摩。象伊凡·伊凡诺维奇今天所表现

出来的那种热情，在往常就连百分之一都不会自动地流露出来。

所以，尤·艾·奥察罗夫斯基^①还给戏剧下过另外的一个定义：戏剧，就是兴奋的殿堂。

如果我住在莫斯科（十月革命前），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有把所有这些话写出来的念头。但是，在这里，在西方，你却不由得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真是这样吗，戏剧就是艺术？也许，这只不过是为例假的人们安排的一种消遣玩意儿，戏剧跟旋转木马、杂耍场、空中转动的小船、美国游艺场是一种货色吧？”

有一次，在夏天刚刚过去的时候，“老鸽子房”^②的经理在戏台上发表了一通关于戏剧的充满热情而又含着痛苦的告别演说。

他指出了法国戏剧的一些衰退的不祥征兆。他还指出，必须给它灌输新鲜的血液，必须重新使观众厅不是用来观看，而是用来感受。他还说道，在目前的欧洲，只有一个地方还燃烧着圣洁的、熊熊的戏剧艺术的火焰，这就是在俄国。

我敢这样断言，对于这种看法是绝不会有人反对，而只能表示赞同的。

俄罗斯的戏剧也有着不少的问题。中等的俄罗斯演员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表演完全凭藉主观的爱好，其实，这往往不是什么个人的爱好，而是些完全无用的东西。有时，俄罗斯的戏剧也十分轻率地割断了一切传统，割断了千百年的文化，盲目地追求时尚，而自走绝路。

但是，俄罗斯的戏剧任何时候也没有自满过，也从来不是在

① 《我们的戏剧教育》（1910年圣彼得堡版）和《活的语言的音乐》（1914年圣彼得堡版）两书的作者。

② 巴黎的一家剧院。它的主持人和经理是若望·科波。

原地踏步，它总是沿着那条探索对真实的共同感受的道路前进。时代、人们精神上的需要以及道德水平都发生了变化，戏剧也就在不断地改变与深化它影响观众厅的心理的方式方法。

继那些在莫斯科小剧院和亚历山大剧院震撼过人们心灵的个别伟大天才人物的时代之后，目前的戏剧已经有了一些进步，它所寻求的是一种使整个演员集体共同发挥力量的、平凡无奇的方法。莫斯科艺术剧院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的内景都装饰了天花板，门外有真正的马群，风一起，幕布就一股劲地摆动，演员一个个都背朝着观众，舞台上还有活蹦乱跳的老鼠。

可是，这样一来虚构就不存在了，戏剧濒临自然主义的深渊，它几乎已经不再成其为戏剧了。老鼠扼杀了真实。

于是开始了一种新的探索，——这就是艺术剧院的第一工作室进行的工作。这项工作就是深刻地去体验剧本。这样一来，工作室排一出戏得花好几年的工夫。每一句台词都得经过一番缜密的心理实验。把虚构变成真实的这个过程应该在排演期间就完成：演员要真正变成他所扮演的角色，剧中人要完全溶化在演员身上。把剧本搬到舞台上的时候，演员表演出来的已经不是虚构的事情，而是真正在发生着的事情，只不过是把它搬到另外一个想象中的天地里来罢了。

这样，就会使坐在那里看戏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对所发生的事情产生出最大的庄严感。至于虚构，在他看来，只不过在于这终归是在演戏，他也只不过是坐在十一排的一个位子上而已。

可是，为什么正是俄罗斯把戏剧的这把圣火保存了下来呢？为什么在俄罗斯戏剧能攀上那样的高峰呢？

很显然，这是因为在人民身上存在着戏剧感。他们自古以来就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表演：各种仪式，化装跳舞，集体圆舞，

耍狗熊，扮小丑和强盗。而最主要的是：在俄罗斯人民身上对语言的感情总是超过对手势动作的感情。这一点，到后来也规定了俄罗斯戏剧的发展道路，——揭示出深刻的心理感受。

米沙·巴尔扎明诺夫^①说道，“妈妈，我想象我已经成了一个高个儿的，长着淡黄色头发的人，身上还披着丝绒里的天蓝色斗篷。”

可是，实际上米沙并没有那样高的个儿，长得也不是那么标致，当他在莫斯科河南区^②那些花园洋房的院墙外面蹀躞，偷看花园里的女郎的时候，一条条的看家狗就常常向他迎面扑来，咬住他身上那件又破又旧的礼服的前襟。

尽管如此，米沙还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高个儿的、淡黄色头发的、身上披着天蓝色斗篷的人，因为米沙是一个了不起的幻想家。如果没有米沙，虚构、诱惑、戏剧也就无从存在了。

米沙的天蓝色的斗篷，就是戏剧的第一面旗帜。高个儿的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你们来吧，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一定会在白球花树的花园里把那个红脸蛋的可爱的姑娘许配给你们，包你们称心如意。伊凡·伊凡诺维奇，您还是不要跟女房东闹翻脸，去跟她借三个卢布，我们会在三分钟之内把您变成一个西班牙的大贵族。要是您想用剑把您的对手刺死，那也由您的便，甚至还可以使后果比实际可怕得多。请来，请来，幻想家

①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三部曲里的主人公。这个三部曲是《节日好梦，饭前应验》、《莫管闲事》、《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巴尔扎明诺夫的婚事）》。

② 十月革命前，莫斯科河南区是大商人的住宅区。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许多剧本都是以这个区为背景的，因此后来的人称他为“发现莫斯科河南区的哥伦布”。

们，我们会让你们看到一块天蓝色的破布上的天空。

现在，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已经把米沙看透了。因为那些看家狗还是那么凶恶，大街上也还是一片清秋的天气。

唉，妈妈，妈妈，我真想马上就变成一个高个儿的淡黄色头发的人，我要把天蓝色的斗篷扔掉，眼睛死盯着白球花树的花园。可爱的、快活的、红脸蛋的姑娘，来接个吻吧！

文学的任务*

——文学札记

这个题目并不完全确切。严格地说,文学(艺术的)不可能有什么任务。在逻辑思维中才有任务。艺术创作的过程不是靠逻辑思维,而是靠狂热的冲动来完成的。

艺术家把一些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断搜集起来(如同伊希达顺着尼罗河的苇丛把奥西里斯^①四分五裂的躯体收集起来一样)。艺术家的观察事物的触须所碰到的许多事物,看起来都好像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支离破碎的东西。可是,在不可抑止的冲动的一刹那之间,一个完整的过程就出现在他的眼前;一个创作的思想;他观察过的所有的东西都获得了重大的意义。他在无比强烈的冲动下,把这些东西综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用他所喜爱的胶液把它们粘合起来,并用他自己身上的火焰使它变得光彩夺目。

创作上的幻想凝聚起来了。现在就需要用语言来把它变成现实。到了这个时候,逻辑、经验、教养、天职和良心的使命,才

* 本文作于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最初收在《作家论艺术兼论自己》文集(文坛出版社,192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辑)里。

① 伊希达是古代埃及的丰收女神;奥西里斯是古代埃及宗教中的水和植物之神,据神话传说,奥西里斯在秋天死去,春天复活;另一种传说则说他是冥府之王和死者灵魂的裁判者。

会有它们的用处。

举一个尽人皆知的作梦的心理学上的例子。一个人作了个很长的梦，他遇到一个女人，由于想占有她，竟然犯下一连串的罪行。这个女人拒绝了他，他就把她杀死了。他被判处了死刑。在死刑执行之前他经历了可怕的一夜。他被拉上断头台。刽子手扯起了绳子。那把大刀就砍在他的颈子上……这个作梦的人猛然一下醒来，原来是床架上掉下来一块雕花的小木片，它刚好落在他的脖子上。脖子上所受到的这一击，就是他作梦的原因。

这个复杂的、在他觉得是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的梦，其实是在几乎察觉不到的刹那之间，即当神经把受到打击的反射作用传给大脑的时候（通过倒置的顺序）作起来的。

在任何一部情节复杂的低级趣味的长篇小说里，也存在着这种从结局到开头的一瞬间的逻辑过程。低级趣味的小说家抓住一个事实（把一个女人切成几段），就根据这个事实用从结局到开头的倒叙法来写小说，并且用铁的逻辑把事件串连起来。自然，读者是从头到尾，亦即是照那已经颠倒过来的逻辑来读的，因而觉得这是一部有趣的小说，可是，当你读完的时候，你就会唾它一口，你才明白自己上了一次当。

目前，西欧有四分之三的长篇小说就是用这种逻辑方法写出来的。这并不是什么艺术，而是一种荒诞不经的用来消磨时间的代用品。

艺术，——是艺术作品，它跟作梦一样，是刹那间产生出来的。但是，在艺术里却没有逻辑存在的余地，因为它的目的不是

去寻求什么后果产生的原因，而在于非常完整地把大千世界的一角的生动情景表现出来。在艺术里，一切都取决于具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家的观察力；一切均取决于他个人的因素，取决于他的热情和感情。教养、经验、艺术上的造诣、方法——这一切都仅仅是辅助性的东西。有时也可能用不着它们。其实，倘只是写什么事和什么人的话，用擲子也可以写出来。有的时候（在革命时期），可能还必须求助于那把伟大的擲子哩。

列夫·托尔斯泰只消看到一个庄稼汉的后脑勺在颤动，他就知道，这个人是因为痛苦在哭泣。我们观察日常事物的方法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我们每个人在创作时，都得去观察伊凡·西多尔或者西多尔·伊凡，并且通过一些细微的特征，一下子就看到伊凡或者西多尔的内心深处。

在艺术创作中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艺术创作只是看起来很高大。它是宏伟的。

对宏伟性的认识，这是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都应该具有的东西。艺术家不仅应该了解一个伊凡或者一个西多尔，而且应该从千百万个伊凡和西多尔当中孕育出一个与他们有着共同特征的人——典型来。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呕心沥血地创造出来的不仅是人的典型，而且还是时代的典型。

艺术家都应该掌握一种坚定的思想。他不是不偏不倚的。他总是厚此薄彼的。他身上存在着跟不完美的东西进行斗争的意志。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幸福的秘密。他抨击、他歌颂、他展示那些完善的典范事物。

艺术家的眼睛，他那狭小但却锐利的观察事物的目光，使他

所看见的只是他应该看见的东西，而且还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他总是偏心的。

在艺术家身上有着不可摧毁的进行创作的意志。这些疯子——剧作家、小说家、诗人——尽管在阁楼饿着肚皮，被批评的石头打得头破血流，在不承认他们的篝火上活活地受着煎熬，但是，却没有什么能摧毁他们进行创作的意志，也没有什么能熄灭他们幻想的火焰。

艺术的任务既不表现在它的方法上，也不表现在它的学派和流派上，而是表现在对这个事业的宏伟性的认识上。

有着自我目的的艺术是不存在的。对于在埃及古代纸莎纸的文献上发现的那种诗的美，我们就不大理解。一条狗即使有着跟人一样发达的智力，也永远不会理解普希金。我们之所以热爱普希金，是因为他使我们有可能就在自己身上看到伟大的人，并且爱上他。

可见，文学的一个总的目的是：从感情上去认识伟大的人。

近十年来的俄国文学，宛如一个连老居民都不曾记得有过的蘑菇丛生的仲夏季节。文学上的各种学派、流派、小团体简直象雨后的蘑菇似地涌现出来。

还在战前^①就出现了未来主义者。这是一些撒上了砒霜的红色毒蝇蘑菇。他们的使命可真是不同凡响：搅乱那已经开始腐烂的小市民生活的池沼。他们也确实把它搅乱了。还冒出来一些带着病毒的蘑菇，颓废主义的败类，以及视伊戈尔·谢维梁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